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六

哀公一

公名、將定公子母、定妣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絶筆諡法折仁短恭曰哀

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魯衰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弑悼公陽生立衰公十年悼公弑子簡公王立衰十四年田常弑簡公立其弟驁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　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衰微魯衰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霸定三十三年孔子卒

衛　魯衰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

衰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為莊公輒出奔衰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衰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魯衰公四年昭公弑子成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卒

曹　魯衰公八年宋滅曹

滕　魯衰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母立衰十一年隱公卒

陳　魯衰公十六年楚滅陳弑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丘

薛　魯哀公十一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公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因諸樓臺榜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爲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魯哀公十二年元公卒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公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吳　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一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下敬王二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晉定十八年
未十六年元年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
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
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

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獳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杜氏曰隨國義陽隨縣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故見經文足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不與楚之得封故但以自復為文亦猶蔡平陳惠之封於楚而以自歸為文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杜氏曰）男女各別孫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杜氏曰）楚欲使蔡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辨則是降戶丘反下同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掌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音宗廟徙陳器（鄭氏曰）陳器樂器也禮諸侯軒縣挫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扶又反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音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王氏曰）是年吳敗越于夫椒春秋亦削而不書猶是意也聖人本無怒而怒出於不怒（汪氏曰）謂聖人本心無怒因其事之

當怒而怒之非有心於怒猶不怒也語意與程子所言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預焉略相似非若莊子云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乃異端之說也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豈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怒楚之罪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怒楚不思務本脩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猶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陵李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楚乎主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霸權二十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讐卒不能復也前年疲頓去年疲胡今又以吳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王氏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文定以來高宗不

復金國之讐故拳拳以復讐爲說
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附録 左傳 吳主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之役也遂入
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
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伐斟鄩滅夏后胤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心猶能戒之澆使椒求之
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
豷遂戒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
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
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
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
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

爲沼乎二月越及吳平吳入越
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穀有角字

穀梁傳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觧角而
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
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
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
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
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
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末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
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
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掌置之上帝矣故卜而
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
繫而待六月上甲始殺牲然後左右之乎之殺者
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

上甲始雩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以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二十一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其文也全曰牲傷曰牛卜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范氏曰]嘗置之滌宮名之爲音者周公郊上帝牲矣故不敢擅免也祀后稷以配天[按考經]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

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事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入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宗統][東周]公故以賜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見王制]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

命而發言也本邵子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重訓之義大矣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遠矣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朝然在喪經之中輙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王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稱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郊之祭也喪者不敢與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藏事則爲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末有其於此者也宜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哀公等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郊止此故敎柔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

附錄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離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戮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鞏伐晉取棘蒲陵師氏曰晉爲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王道盡霸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高氏曰五氏盟主厚待之矣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

以齊衛首惡故汶魯而略鮮虞也蓋晉自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鄭皆之已而我睦齊鄭宋久劫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至乎黃池之會吳久爭長雖欲爲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注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崔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以止爲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爲文者著霸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爲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命之臣寔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愼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爲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陳氏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書崔公會齊衛于牽師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霸春秋或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廬陵李氏曰〕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次元年衛入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入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氏許氏得之○〔啖氏曰〕左氏云師及齊衛鮮虞人伐晉按經不言魯師故不取

〔附録〕〔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擢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澤不取貴在國天有菑廬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之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勞吾先大夫子常勝之所以

敗我也今聞天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薛氏曰邾所厚者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之也

附録 左傳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定十九 齊景五十五 衛靈四十二卒 蔡昭三十八 鄭聲入 曹陽九 陳閔九 杞僖十二 宋景二十四 秦惠八 楚昭二十三 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隱盟于句繹

漷火號反又音郭句古勾反繹音亦

書盟止此 左傳 伐邾將伐絞邾人爰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 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何氏曰漷沂皆水名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

與盟杜氏曰句繹邾地

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去魯叢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音預焉適越之罪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旣取其田而又強其丈反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淳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

師氏曰前此嘗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弱之亂至于如此家氏曰俱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出爲惡權爲己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范氏曰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音遜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王氏箋義曰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懼比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爲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由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政不自公出罪在三子也【汪氏曰】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強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一年仲孫貜嘗盟邾子而非魯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魯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耶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脅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爲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變矣【陳氏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鄭衍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者十二年會于鄭雖三國盟亦不書【廬陵李氏曰】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

罪其不義也書鄫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此說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濮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子侍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君多杞之朝七而止于成十

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無以受以尊王父也何氏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

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以政反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

汪氏曰鄭世子忽以順而書歸鄭突曹赤以易亦書歸楚公子比書自晉齊小白莒去疾書入是也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音現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上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音現矣

[厚堂胡氏曰]國謂世子世世子也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必若此言親可殺父可忘子得國可奪而有之也人之不為禽獸也幾希豈春秋立言垂範之意乎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世公子重耳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聵御鞅因以為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憂諸侯之事也書曼姑圍戚誅輒未嘗受靈公之命特國人以蒯聵不當得國以輒為可立而立之爾安得為受之王父而辭父命哉[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彼輒知已之得立者以父為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為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吳氏曰]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家氏曰]為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為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已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從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春秋莫適與也○[劉氏曰]汪燃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世

子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父之言敕衆傳失之其說是矣廬陵李氏曰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太抵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張氏曰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爲無辜而彼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威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旆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庶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脯下辭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

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請之御對曰疾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伏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太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俾主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救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胥攻鄭師取蠡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姊敗公孫林殿而射前刻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敗戰簡子曰吾伏屍嘔血哉音不衰今白我上也太子曰吾故主也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軔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軔皆絕

【杜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也猶曰趙鞅爲主乎北戰也云爾

【孫氏曰】皆言帥師者其衆敵也

【杜氏曰】城南

【劉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則爲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儆明攻事復興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覆陳失猶既而幸勝且以雋功相與矜夸不思贖武勦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士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麗陵李氏曰】春秋合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群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爲罕達爲衛討蒯聵趙鞅爲蒯聵禦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

【范氏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上此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畢入生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多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高氏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如字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

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戶江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音旋師矣復扶又反下有復同背音佩下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杜氏曰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室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音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也書盤庚不適有居注言民不肯往適有居也今蔡介間廁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

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馬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二子不辜雖得天下不爲而況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卞危疑遂以禍敗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曹定二十 齊景五十六 衛出公輒元年 蔡昭二十七 鄭聲九 曹陽十 陳閔十 杞僖手四 宋景二十五 秦惠九卒 楚昭二十四 吳夫差四

春齊景國夏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曷爲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按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杜氏曰）卿大夫士君命紙音支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音泰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豈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事見隱公四年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

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唐陳氏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爲兵首（孫氏曰）襄元年書圍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者不與國夏助輒圍父也（高氏曰）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惡首齊與曹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薛氏曰）佐人之子攻人之父齊之罪有浮於衛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伯而將有亂也古者孫從祖（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又孫氏王父之字（杜氏曰）諸侯之孫以王父字爲氏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周禮）小宗伯（注）自始祖之後皆父曰昭子曰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

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

[朱子曰] 夷齊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視棄其國猶敝蹝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於虔反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音捨爵祿而去之可也

[朱子曰] 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若輒賢而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苟不能然則此之而已矣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

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戚天理而可爲者乎

[予堂胡氏曰] 意林曰夷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爲貴而必能

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子之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爲三軍將也爲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禮我不可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號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義精矣其先國夏者誅賊子之黨也

〔廬陵李氏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

〔劉氏曰〕杜氏曰曼姑知其不義故推齊爲首非也春秋苟從告爲不義者飾非乎

〔汪氏曰〕公羊以圍戚爲伯討然則曷爲不書圍衛戚此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說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蓋子弒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芬以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爲不可受蓋知春秋貶國夏之義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鐘火瞬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筏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虞宇官人肅給齋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之於象魏

之外命救災者傷人則此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屬文棍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於潘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程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官爲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僭不手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家氏曰】季氏悖禮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或問漢高廟園殿災輩相謂高廟

不當居遼東園殿不當居陵旁何所據而言然【家氏】堂胡氏曰此是推本孔子在陳聞魯災知桓僖之意也何以不稱及等也【何氏曰】親過高祖親疏適等故不言及【范氏曰】遠祖恩無差等如一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朱子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晚年掌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一時之言而未必終

身之定論也汪氏曰家語說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大災加之蓋桓公篡位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明手武宮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

屬陵李氏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曾爲儒書之因○劉氏曰公羊云復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省文不若是且必若云作三重全帝軍易爲獨言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啟公作開）

陸氏曰開者避漢景帝諱杜氏曰啓陽琅邪開陽縣魯當泗氏故懼晉比年四城汪氏曰蓋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缺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屬陵李氏曰此蓋曹公孫彊爲政之時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妄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附録 左傳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義孔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閒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矢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使公使共文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盧陵李氏曰朱子曰康子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程氏曰 公子驕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與 ○盧陵李氏曰穀梁注放胥甲文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視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曰 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聯邾政不脩有以致寇然曾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 盧陵李氏曰來會來朝來奔喪酒不免代即郭沂田受釋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正也小國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附録 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
伐其郊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
奔鄟鄟十一月趙鞅
殺士皐夷悪范氏也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定二十一 齊景五十七
聲十 曹陽十一 陳閔十二 衛出二 蔡昭二十八 殺鄭
十六 秦悼公元年 楚昭二十五 吳夫差五 宋景十一 杞僖十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作三月殺 公穀作弑

左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
之鰌後至曰如牆而進多死而殺二人鰌執弓而先翩
射之中肘鰌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
斑 公羊傳 弑君賤者竊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
賤者也賤乎賤者執謂謂罪人也 穀梁傳 稱盜以弑
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
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
取之謂之盜竊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
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
背音佩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年 其謀國如是則
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
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 屬社氏曰 蔡侯為二
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罪可知也 屬
氏曰 盜竊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
也蔡殺其大夫公子朔蔡故其大夫公孫猶于吳
最兩蔡也而連年誅放其大夫是貴近無人也是

故殺翩不書以爲不足討也莊公以爲不必不罪也張氏曰凡弑君稱弑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以離故翩之事成於一日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

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呂反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高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爲曾孫周久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二一歟

李氏曰敖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奏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爲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曰書君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蔡惠公

○宋景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鄫入曹而無所忌汪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廬陵李氏曰伐曹執邾之役蓋文月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等看上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汪氏曰霍即所傳見上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蠻書執止此

[言說此]此[左傳]夏楚人滅夷虎乃誅北方左司馬販申人公壽餘棄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祈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莒和右師軍于含野使薳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曹而京師楚也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呼報反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

習以聽命也將大開武關以伐晉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曰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唐陳氏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

亡國之社蓋撤之撤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突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范氏曰亳即殷立亳社於廟外以爲屏蔽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記曰殷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墉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討之必始于湯也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散社也蓋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穆堂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于諸侯以爲廟屏其災者刻向以爲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汪氏曰亡國之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左傳云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王氏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母嗣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胡氏曰蔡昭書葬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爲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以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爲賊也若以爲討之不以其罪故書大夫則當從甲克寗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也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變遲至於標季而昭然乃脫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只身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隕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

之不幸而為之數見於經也狄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蹟如何哉

○葬滕頃公

附録　左傳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寧晚牧范氏庚午圍卯鄆冬十一月卯鄆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奔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孟壺口貪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辛亥　敬王十年　五年　晉定二十二　齊景五十八　卒

聲十一　曹陽十二　陳閔十二　杞僖十六　宋景二十七　秦悼二　楚昭二十六　吳夫差六

春城毗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芘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景伐宋景

高氏曰齊之伐宋所以圖霸也　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兆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侍彊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若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定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王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偕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杜氏曰衛助范氏故也

家氏曰輒以子拒父脅國夏爲之圍戚逆也前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其順矣乎子胥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人倘欲脩明伯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義爲允若私于聵聵必求入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聵聵以爲名乎

廬陵李氏曰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虞書伐蓋討范氏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乎謝氏以此年伐衛爲前聵未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屢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圖之對曰君有疾亦圖之君疾病則有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管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竊窃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諾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太臣以未有大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桀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弑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晝二十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如齊還音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何氏曰恩殺故并閏數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月為數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譏其變常也唐陳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三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數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矣矣獨斯也

附錄左傳鄭聊蔡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鄭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

壬子　敬王三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

十一年六年

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弑衛出四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

書城止此杜氏曰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強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王氏曰邾瑕如魯諸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能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悍禍亂然使魯能脩其政施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三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荐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春晉伐鮮虞范氏之亂也 杜氏曰 四伐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辭氏曰 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能會楚有可乘之机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伐陳

左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高氏曰 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脩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張氏曰 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復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無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宠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陳氏曰齊殺其太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張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賢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夫差于柤還音旋柤莊加反

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恥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廬陵李氏曰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而春秋狄吳何哉我之兆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爲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文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穀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宮瀦冢發幾不免其身乞得返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二十申包胥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讐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爲王與不肖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二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曰楚子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汪漢睢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附録 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荼音徒又丈加反公作舍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掌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羞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喉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五公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

因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罪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攴冐淳【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譏也此其為譏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盖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立而立不正必殺之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顧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舁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不自是徙禍舍【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之必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見家語注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扶又反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劉康】【成】曰陽生篡国故不言公子陽生不字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展兩反立少詩照反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張氏曰】春秋訊景公之廢長立少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杜氏曰】弑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契之立陳乞流弟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高氏曰】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

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音洛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

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細證反之主將廢立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皮寄反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高郵孫氏曰】陽生入文子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

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寧喜弑其君剽則喜焉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弑也荼之弑得國者陽生也曷爲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肯無君之心則陽生爲僞矣家氏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有君矣荼弑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弑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爲長以序當立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虞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脅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劉氏曰穀梁云陽生正荼不正故不以陽生君荼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陽生弑先君所命是則弑其君矣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爲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躬弑其君春秋猶說其罪以與陳乞何哉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荼可知也廬陵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貶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

除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同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隱

高氏曰晉人必欲拔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景向巢帥師伐曹陽向舒亮反

高氏曰崇侈伐之猶未服也且爲入曹起也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七年 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

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景皇瑗帥師侵鄭聲瑗于眷反後同

左傳春宋師侵鄭鄭救晉故也高氏曰不務德而妄興兵於人故書侵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汪氏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品○屬陵李氏曰宋之救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杜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高氏曰衛輙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鄫音繒）

左傳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太夫不短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大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杜氏曰鄫鄫鄭國北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

月也高氏曰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汪氏曰邾茅夷鴻稱盟于鄫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歃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夷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茅門猶聞鍾聲太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承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

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莒夷鴻以東帛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曾而遠吳焉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羊傳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君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兒氏曰 惡其不能死社稷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左傳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書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于僞反下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並在明年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起呂反下同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音現下同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倉刀反賞罰之權而懋

濟若鮮上聲矣【辟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劉氏曰】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勇服也【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太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矣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敎衆云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亦非也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不外其君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此春秋之文也【唐陳氏曰】夾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

宋景人圍曹陽冬鄭聲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司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又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高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圍之乎鄭與曹跡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耍之師也【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

1371

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褒齊晉諸大国之不能救也陳氏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国无霸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国無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六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